第二百二十六號

共三張售洋三分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小說日報

The Novel Daily

本社設立上海三馬路望平街

本報職員表

- 總理兼發行者：黃冠卿
- 編輯主任：徐枕亞　許廑父
- 編輯者：董巽觀　郭元覺　孫季康　金智周　彭懺盦　江劍禪
- 廣告主任：孫緯才
- 印刷主任：俞泉蓀
- 繪圖主任：唐肖寅　王景石
- 辦事員：董天爵　江競虎　王蘭蓀　謝不敏

廣告刊例

封面長行三行起碼每日每行大洋六角　中縫同普通長行每行四角　後幅短行每字四厘　長期面議

定價表

全年大洋十元　半年大洋五元二角　三月大洋二元七角　一月大洋九角

贈品例

全年贈眞金手鐲一枚　半年贈十四開金約指一枚　三月贈情雜誌五期　一月贈情雜誌二期

許廑父招收遙從弟子

一學額暫定五十名

一學費第一年每人每月一元五角全年十八元專學小說者倍之如程度較高或須多改課卷者另議增加（第二年學費應否增加屆時酌議宣布）

一課藝以每十日爲一期每期由廑父寄題作課

一學科凡中國新舊文學如論說尺牘公文小說傳記諸文及各種實用之文皆任教授之列其專學小說者就小說範圍分言情偵探武俠家庭社會滑稽等門類及文言白話新體等作法均按期更換以資普習

一小說筆記等課卷較優者得由廑父介紹至各書報雜誌刊登如有酬贈原著作人得半其餘存廑父處爲將來組織社刊及各種公共事業之費

一學生滿五十人時即行着手組織社刊社刊之組織法及社名公議之（社刊未組織前得以小說日報及情雜誌代社刊之用凡學生購閱該日報及情雜誌只取半價以示限制於財力不能購閱者由廑父備資任各該生有課卷披露時購贈一分）

一除評改課作外（評改作兩事觀廑父向來改課極注意批評俾學者了解文法較易得益）廑父當以讀書心得便於自修之用者印寄各生（爲研求之助）

一諸生應用書籍由廑父按驗各人程度代爲擇定如購寄不便並可由廑父代辦大概較平常稍廉（大多數書局皆所稔識可照同行批發價格）

一惟郵費須各人自理

一本外埠學生能惠然顧我極所歡迎其因障故不便相見者可互易照片以代晤（如至發達時期尚擬舉行星期茶話會等藉通聲氣而資討論但現時未能辦到）

一諸生所用卷紙概由廑父寄發以昭一律而便評改不另取資

一有志從學者可先寄四個月學費普通六元專學小說者十二元由廑父寄上收據連同課題卷紙一併郵奉

一本簡章有未盡處得隨時通函修正之

通訊處上海法租界八仙橋德行里一號（中法學堂隔壁）清風明月廬

本報要目

本報特別啓事二則
枕亞啟事
爲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
小評
小說界消息
兩種待遇
行路難
你作賊是
志怪
楊妃封彈詞
上海之新騙術
今水滸
枕亞 邱劍飛 趙林少 負我 俞觀明 河景聯女士 陸獃宣 廬父

兒女金鑑錄 …… 徐枕亞
荷屬昂望之風俗談 …… 蔣箸超
小說管窺 …… 幻廬
亡室佘孺人素素行述 …… 王衡
泣珠集 …… 蔡竹銘
贈梅蘭芳 …… 胡一塵
海廬賸墨 …… 小瀛壺館主
捧腹談 …… 逸梅
塵影 …… 蕭伯岩
集蘇聯選 …… 小瀛壺館主
梅花簪劇本 …… 寅半生 李瀛洲

本報特別啓事一

▲特別贈送 ▲切實整頓

本報出版至今已達二百餘期前因枕亞鼓盆廬父喪明兩大主任均遭意外致本報一百廿期以後內容略形損色無可諱言茲幸徐許二氏傷心稍殺感本社同人維持之熱與愛閱諸君將護之忱重復協允再振精神從二百十一期起開始整頓並備極大贈品用酬定戶雅愛辦法如下（一）本報自百廿號後陷于無編輯時代者兩月于茲今爲補愆起見特請廬父枕亞二氏共同編輯二難既併無美不臻內容之佳無待贅言（二）除由徐許二氏各撰擅長之哀情社會長篇及短篇詩文外並約海上名人如何海鳴胡寄塵李定夷周瘦鵑江紅蕉趙苕狂眠雲徐天嘯卓呆嚴獨鶴芙孫王西神鈍根吳雙熱綺緣許指嚴姚民哀許心父楊塵因倪軼池曹[illegible]公劉豁公俞天憤范烟橋程小青歐陽予倩張舍我碧梧璞堂乙廬金智周彭懺盦孫季康郭元覺諸君担任撰稿其發行及營業兩部則概歸黃冠卿先生主任以專責成（三）自即日起本埠限五十天外埠限七十天在此期內定閱本報一年者計銀圓拾元敬贈最新式眞金手錶一枚如能介紹一年定戶至三人以上者加贈金約指一枚定閱半年者計五元二角贈十四開金約指一枚介紹半年定戶三人以上者加贈情雜誌五期定閱三月者計二元七角贈情雜誌五期介紹三月定戶三人以上者倍贈之定閱一月者贈情雜誌二期介紹一月定戶三人以上者倍贈之期限甚促幸弗自悞

上海英界望平街小說日報館謹啟

本報特別啟事二

本報現擬徵求下列各稿（一）花史（二）短篇小說（三）新劇海內同文倘乞不吝珠玉爲幸

枕亞啟事

鄙人自賦悼亡灰心世事筆墨酬應早經謝絕茲本報發行主任黃冠卿先生以本報現狀日趨衰敗意非鄙人親出整頓不可萬不獲已勉爲下車馮婦但襪綫之才更成弩末深恐於事無補徒惹人笑尙望諸同文不我遐棄予以襄助俾本報得回復舊狀或且較前更有進步豈第鄙人等少數之希望抑亦出版界之光榮也此啓

投稿諸君注意

自即日起凡關於本報發行部事務投函者請逕寄望平街本社凡關於稿件之函請逕寄交通路清華書局交枕亞收庶免遺失務請注意

爲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

凡與先生交者。莫不知先生爲多情人。而其夫人蔡蕊珠女士。則爲紅顏薄命之尤。與先生伉儷十三年。其生平歷史。實一部絕妙哀情小說資料。盛年夭折。先生傷之。製聯輓之曰。『總算好夫妻。幸其死不樂其生。先我逍遙脫塵網。』『可憐小兒女。知有父竟忘有母。對人嬉笑着麻衣。』觀此聯可以知其梗概矣。同人等與先生善。敬爲代徵悼詞。冀以稍殺其悲痛。先生尙有自撰亡妻傳略。及雜憶詩四十首。哀感頑艷。字字血淚。合印一冊。欲閱者請函開姓名住址。附郵三分向清華書局索取。即當寄奉。先生自言。將有『蕊碎珠沈記』說部之著。倘蒙海內人文。錫以珠玉。不論何種文字。均所歡迎。擬彙刊卷首。出版後各贈一冊。藉留紀念。倘祈不吝賜教爲幸。

許廬父 郭元覺 吳雙熱 李定夷 孫綺芬 鄭逸梅 潘光朕 趙眠雲 俞大偵 仝啓

小評

枕亞

◎羣芳台下

大世界中羣芳台下。每晚諸校書登台會唱時。必有許多怪聲。起於座隅。簡直似羣狗崖柴一般。。我有好幾回到那裏聽歌。總聽到這種聲音。有時忍不住向他們望望。。他們一個個搖頭擺尾。。大有旁若無人之概。。算他是叫好。。那實在唱得好的地方。。却又沒有人叫。。還可見得是另有目的的了。。

聽說他們這班人分着黨派。。有時還要爭風吃醋。。鬧鬧小風潮。。我友韋子塵夢。在文學界上很有名。他的詩文。散見各報章雜誌。曉得的人也不少。現因獨客無聊。時往該台聽歌自遣。原沒有什麼捧角的意思。不知如何。觸犯了這般人。居然同他開起筆戰來。說他面貌醜陋。又說他是無名小卒。就以捧角而論。吾說越是生得醜陋。越是可以捧角。。難道只有小白臉。。可以捧得的麼。。這是句什麼話。。至於有名無名。。更不必辨。。所以我勸塵夢。。犯不着和他們這班人計較。。倒使自己失了身分。。

最奇怪的。。是神州日報的探海燈。。專載他們的罵人文字。。彷彿該報這一欄。。是專爲他們特闢的。。他那投稿條例。。還明明載着不載攻訐文字。。一面却又大載特載。。這是什麼意思。。我可眞不明白了。。

小說界消息

蘇州星社雅集。第三次在趙眠雲處。到者爲瞻廬。煙橋。明道。逸梅。半狂。賡夔。菊高。碧波。轉陶。佩英諸子。君博小青吟秋。因事未列席。聞下屆爲半狂舉行。

癸亥週刊。有改爲冊子之說。

◎兩種待遇

紅燭高燒。香煙嬝嬝。一家商店裏。一天進了兩個學徒。年紀都有十四五歲了。一個姓李的。是貧苦人家的兒子。還有那一個姓王。是店主的親戚。店裏的經理張先生。因此就分出兩種待遇的手段來了。

張先生對待王生。非常和氣。平時有甚麼事情。動也不叫他動一動。以爲這樣優待他。將來得他在店主面前。說一句好話。非但我面上光輝。還說我辦事能幹咧。

但是對待李生。就不然了。甚麼揩桌掃地啊。煮飯燒茶啊。以及打臉水倒溺器。並一切粗重的事務。一件件都推在他一人身上。可憐他一個十四五歲的孩子。那能受這許多磨折呢。所以他身體一日日的羸弱。肌膚一日日的減少了。

夜色深沉。北風怒吼。這夜李生臥在牀上。肚裏尋思道。王生不是與我同日進來的嗎。爲何張先生待他這樣和氣。一事不叫他做。看他何等快活啊。我非但天天受罪。有時還要打罵。同他一比。豈非相隔天壤嗎。唉。這是什麼緣故啊。我眞有些不懂了。哦。我知道了。他不是店主的親戚嗎。無怪張先生要拍他馬屁了。原來是金錢作祟啊。我家不過少了幾個錢。就應該度這地獄式的日子嗎。唉。天啊天啊。同是一個人。爲何要分出厚薄來。你也太不公平了。還記得我在家裏的時候。雖然衣食不繼。倒還融融洩洩。享那天倫之樂。可是現在不能再得了。金錢啊金錢。你是害人的惡魔。你是我的仇敵。說着暗暗傷心。不覺淚流滿面。這時窗外的風聲。仍然呼呼地響着。並且淅淅瀝瀝的下雨了。好像悲他的境遇。替伊下淚一般。

◎行路難

▲三十年後（續）

趙林少

過了這樁危險的事。三十多年。已經變了民國時代了。但是民國比較前三十年物質東西多少的進步。水路有輪船。陸路有火車。一天好走幾百里地。千餘里路。不但有輪船和火車。並且還有飛機。能在空中走路。閒話少說。且來講他的兒子名叫毓英。今年十九歲。在北京某大學念書。逢暑假寒假回到揚州。來去只得兩天兩夜在路上。所以他父親每每間談道。你們現在行路這樣便當。兩天兩夜就到北京了。拿他從前受那一次危險的事情。講了一次給他聽。雖則現在行路舒服了。然而也有舒服的危險。當他在三月裏的時候。他母親病重。打電報去叫他回家。回家有一禮拜。他母親病就好點了。故而仍舊到北京去。坐在火車上。像飛般的走去。過一站又一站。不知不覺已經到了山東。當走在臨城的當兒。只聽得鐺聲不絕在耳。過一刻人聲喧嘩起來了。還聽見頭等車上的玻璃窗子碎的聲音。再和救命的聲音。那車子已停了。却不知究竟什麼一回事。再過一刻。多少土匪上了他們的車。拿他們箱子和衣包。一搭括子都搶去。還拿他們兩個人背對背綁起來。一起叫他們下車。叫他們向麥田那兒走去。毓英到這時候。想起來。唉。同他父親受一般樣的折磨了。跟了土匪走了有二里路。所說這一次臨城綁票注重洋票。並非在中國人身上。故而他們想了個妙計。就逃脫了。還依原路走去。到臨城車站。後來仍舊送他們到北京。想想看。他們父子同在山東路上經過。受着危險的事情。只差了三十年。時勢換了。危險終沒有去掉。

說家之目的。在提倡文化。改革社會。而今日之小說家。其誚任金錢。以故書賈利用小說家之目的。乃以金錢爲餌。釣彼小說家之稿。而小說家竟甘心爲之奴隸。夫以至尊至高之小說家。而乃爲金錢之傀儡。是誠可嘆也已。

大幾享盛名之小說家。其著作愈富。其作品愈無價值。此非其才遜於昔日。實緣其生意興隆。照顧不周。遂潦草塞責。然讀者往往於讀小說之前。必先閱作者之署名。如其爲沒沒無聞之小說家。則恣意月旦。任性吹求。如其爲聲名藉藉之小說家。則雖有大疵。亦必曲爲之諱。若此之儔。與耳食何異。惟其如此。故今之雜誌上每登載一二著名小說家之大作。而細繹其文筆。或嫌累贅拖沓。或嫌枯寂乏味。或覺抄襲前作。而更姓改名。或則節長爲短。或則接短充長。而猶登廣告曰是某某最近得意之傑作。其用筆之深刻。允推獨步。而讀者亦覺隨聲附和。於是彼大著作家。亦覺自鳴爲得意之作矣。（未完）

⊙荷屬昂望之風俗談

幻塵

▲世界偵探報告之一

▲昂望華僑之生活狀況

昂望是爪哇島上的一個小埠。以前荒僻不堪。及到吾們華人僑居那裏。又經荷蘭人經營規畫。方才慢慢的修正好了。到現在人也漸漸的多起來了。據現在而論。我們中國住那裏的。要以福建人爲最多。廣東人次之。別省人甚少。這些人大半都是經營商業的。他們一天到晚的做着過活。做工者甚少。至於說到華僑婦女。除去白天時候幫着丈夫做買賣外。晚上便只吃檳榔。倘遇有人家做喜事。往往捨了家事。到那裏人家聚在一處。席地坐着。就三五個人賭博起來。他們賭博。非只一兩小時工夫便了。總要成天的賭下去。甚至忘睡。男的有時也如此。他們對於女子，每每放棄不管。更說不到什麼家庭教育，任憑子女的愛好。讀書也罷。不讀書也罷。以至蠢笨的居多。他們對於女子。還有一個奇怪的思想。以爲女子年滿十六。非禁錮在家裏不可。否則恐被人笑話。唉！現在解放女子。想要他們來和我們男子合作。共謀進行。而他們却還死守這種不良的風俗。言之實在痛心啊。

兒女金鑑錄

（九十五）

海虞徐枕亞 會稽蔣箸超 合著

祁忠曰。太太謂宦海風雲最變幻不可捉摸。且常于屏風後窺客。謂主人所交無一善人。而史藩之公子與其姊婿龍姓者。居心尤不可測。將來必受其累云云。以忠所見。太太之言實近理。特主人春風得意。馬蹄疾難於顧後。亦無怪也。夫人聞言沉思者有頃。作而曰。如爾輩言。則主人之結局殆不可問矣。祁孝曰。以現狀測之。金陵城中公館之熱鬧。殆無有過於祁氏者。特不識後來如何耳。夫人又問曰。姨太太之婦道何如。祁忠曰。針剌刀釜無不精。衣不借縫。司宴不借庖人。今猶如此也。夫人曰。不必問其他。即如此便爲人所難能矣。余本不願多番跋涉。既據爾輩言。卻不便放懷。姑作一年半載之遊客。以觀爾主人之意嚮。且達官明春須赴禮部試。即此行亦較便也。惟家中事繁。佈置需多日。爾輩來辛苦矣。稍安數日。再行定期耳。言已。祁忠祁孝同時稟退。余夫人即謂德尊曰。余等去耳。惟兩字最要。一汝妹與王郎并不面識。今遠別矣。當約其一來。以證兩地之訊。其一則內宅無可靠人。余意欲煩許嫗守之。但伊子不能獨當農事。須暫假一年或兩年。令其偕子而來。則內宅既可放心。而外宅亦添一壯夫矣。惟此時須得嫗之同意而后可。子其明日往許村與嫗熟商之。許村距歌朱鎭四里耳。便道約王郎。請其定期而來。爾母氏以齋筵待也。德尊唯唯。

余夫人平日之用人。抉擇綦嚴。察其可恃也。則待遇綦厚。

上海開至南京津浦線開至北京火車時刻表

上海開	南翔開	蘇州開	無錫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常州開	丹陽開	鎮江開	南京到	浦口開	徐州開	濟南	天津總站	天津東站	北京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北京開至浦口滬甯線開至上海火車時刻表

北京	天津東站	天津總站	濟南	徐州	浦口	南京開	鎮江開	丹陽開	常州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你作賊是……　負我

有一天晚上。老天也含着愁似的。滿堆着一層層的黑雲。這個時候。不要說星月無光。就連那一條冷僻小弄裏的路燈。半明半滅。也和老天表同情似的。暗淡無色。燈光的下面。黑影堆裏。圍着了一羣人。在那裏七手八脚的呼着打…打…賊…賊…。

一所紅洋房外面。站着二個似狠似虎穿制服的人。拿了棍兒。對着旁觀的人。呼喝一聲。滾開。進門的地方。上面坐着一個碧眼黃髯的活閻羅。對着一羣人。發着雷霆似的聲音。說道。什麼事。旁邊走上來一個穿制服的。不問情由。睜着豹眼。對着衆人推上來的那個人。惡很狠的二拳。只聽得一般衆人。又呼着賊…賊…。

一間肅靜的大洋房裏。上面坐着二個穿禮服戴高帽的人。下面立着一個垂着頭。滿面愁容的人。旁邊走過來一個又是穿制服的。說道。這人爬王家的牆頭。要去偸東西。被他們捉了。上面的人說道。你幹怎麼事。快報上來。垂着頭的人說道。老爺。小人是推小車的。沒有作賊。只因這幾天下雨。小人生意一點沒有。昨天又是月底。小人也沒法。只得回到家裏去。說到這裏。他嘆了口氣。又繼續說道。小人的妻子說。今天有錢嗎。小人說。生意都沒有。小人妻子又說道。難道你娶了老婆。不要養的嗎。沒有米可以過去的嗎。和吾吵鬧個不休。這個時候。又來了一個房東女人。他說我的房子。是不能白住的。今天是月底。怎麼樣。否則。快和我搬出去。小人實在被他們逼得沒法。往外就走。小人的妻子和房東。都緊緊的追來。小人急得沒法了。所以逃到那弄裏去。暫且躱一躱的。不意惱了王家的人。把我捉來。下我是賊呢。老爺請你開恩罷。上面的人說。你妻子是你該要養的。房租是你該要給的。你作賊是。……

◎志怪　觀明

余友朱魏彬者。浙江海甯一布衣也。生二子。皆未成年。患病在牀。朱性善飲。飲少輒醉。然或有人招之。亦不卻也。一日。至富室飲。既醉而歸。途過豬頭山。山道崎嶇。遂迷路焉。忽有大風吹樹木。一怪物自山頂飛奔而至。大聲呼曰。吾乃大唐天蓬元帥之苗裔也。汝爲何人。敢來侵吾土耶。今既被擒。吾嘗殺汝子以消吾恨。朱見其形容異常。果如西遊記中豬八戒然。已心胆俱裂。仆地不敢動。又聞其呼曰。汝有錢給我則已。不然。吾將殺汝子。速爲我言之。朱告以無有。怪物悖然大怒曰。若如是。吾殺汝子必矣。遂憤憤而去。朱乃匍匐而歸。翌日酒蘇。起視二子則已僵矣。

●楊妃劫彈詞　何景聯女士

又誰知。今生難到舊時地。眼見得。頃刻夫妻有限恩。今日裏。一旦遺殃歸陰去。孤王是。蜀中空上少眠人。可憐你。花容月貌天仙比。頃刻間。要去南柯夢裏行。枉生了。傾國傾城顏色美。要變了黃沙白骨野游魂。並非是。孤王今日不能救。實在是。皇帝威權不在身。孤眼前。亂世紛紛飄不定。日後是。一身性命在何存。孤爲你。六宮粉黛不回顧。歡喜得。寵愛三千寵一人。孤爲你。精巧造成池沐浴。日後裏。美人出浴到華清。孤爲你。皇宮錦繡藏金屋。無由得。空看搖搖金步輕。孤不爲你。教導羽衣霓裳曲。能見。昭陽宮裏舞風輕。孤爲你。丟拋六院三宮女。到如今。獨睡九香孤苦零。孤爲你。捨却皇城奔蜀道。你兄妹。主張行錯自傷身。爾兄今日害連你。斬草除根痛煞心。將士行兇難理說。任他欺侮半途君。君皇哭得淚如滾。有難楊妃哭不停。啓口我皇休悲痛。死生有命皆天成。悔不該。解京不斬祿山賊。悔不該。不納忠言張九齡。悔不該。寵賜祿山將兒寄。悔不該。大權要托負心人。悔不該。升我哥哥爲宰相。悔不該。兵出潼關剿賊人。悔不該。保駕西行龍武軍。悔不該。大家收拾向西行。妾身死去歸陰府。蜀道之中休痛心。整頓大軍仇必報。黃泉瞑目念君恩。夫妻恩愛緣未盡。來世鴛鴦再結盟。說到恩情綿愛處。淒淒哭泣好傷心。兩旁看得淚皆下。元禮心中焦氣蒸。忽見宮人又奏告。外邊又起喧嘩形。遲遲不使娘娘出。殺進內堂不用情。逼住明皇下毒手。手提三尺白綾巾。哭聲妃子歸西去。休怨孤王賜不情。妃子接收淚雨下。塵埃跪倒謝夫君。明皇遮面不忍看。力士攙扶向內行。大衆退身留一女。可憐覺做夢中人。聽開女子楊妃子。蓋世紅顏有德稱。媚弄君皇是過處。不該私結姓安人。自明錯處難伸說。失節負恩罪不輕。暗室虧心神目電。馬嵬坡上現亡身。阿環無此一椿失。女史之中光彩明。少頃宮人來奏報。娘娘仙去了紅塵。唐皇聽得心悲痛。大哭玉環喚愛卿。力士多方來勸導。難逃大勢註終身。

○上海之新騙術　陸獸宣

上海地方。在表面觀去似比內地風氣開通。實則社會萬惡。奸險欺詐。無日無之。近又有一黨。專設圈套。以欺騙商店之財物。甚爲可恨。就知者記之。

某日傍晚六時許有婦女二人。衣服均極華麗。珠翠鑽石。光耀奪目。狀若富家姬妾。至南京路某銀樓購首飾。店夥以爲大主顧。殷勤招待。至客堂中。敬以香茗。及香煙。取出金飾數十件。聽彼揀擇。彼婦言我們來自天津。爲某巨室。因小女出閣。故來此購貨。稍作勾留。明日早車即欲返津。店夥唯唯。久之揀定赤金飾數十兩。論價良久。始言明共二千餘元。婦人即由衣袋中出手巾包。啓而視之。則僅五百元。不足應付。另出某某錢莊。莊票二紙。共二千元。店夥因時已七時許。錢莊定例過二點鐘後。應明日照付。躊躇不允。婦人欲出。店夥止之。乃遣出店持銀票往該莊問明。該莊內人言。是票確有之。因時已夜。帳房已出。故不能兌現。若彼欲取物則儘與之。汝明日來取可也。出店見該莊裝設。甚爲美觀。並有電話。櫃上往來摺亦不少。實無可疑。歸而以狀告。店夥性固執。且因前年已受過騙局。故仍不允二婦無法。乃曰。汝既不允。我亦不購。店夥仍和顏請明日來取貨。婦人不得已。悻悻而去。迨至明日。至該莊探問。則該莊門上已釘木鎖。並無一人。所奇者內中一切陳設。亦已杳如黃鶴。詢附近鄰居。則知該莊尚未開市。專用婦人行使欺騙手段。幸店夥固執。未受其害。亦云幸矣。

今水滸　第二回　捉巨盜族人發難　救小竊俠客行凶　（十五）　東越許廑父著

說話的就是同來的漢子那廝一定還在快打進去不要吃他逃走了這話大家都聽見了人人嚇得面如土色正堂只抱住了秀才叫救命救難秀才至此却也沒法擺佈正在爲難忽聽震天價一聲響門已倒了下來衆人一擁而入秀才洪葵每人拔出手槍扳準機頭轟隆轟隆放了幾響早見許多人中彈仆地秀才大喊洪兄弟此時不走更待何時於是二人一先一後殺出一條血路落荒而走一口氣直奔出城去原來這批人正是正堂的族人因和他們有仇得知秀才到來便想乘機報復順便邀點功勞因此聚集了許多無賴前來圍攻那因事前沒有通知防營和孫署所以一點沒有防備竟給他們逍遙而去不料他們捉不到秀才反給秀才洪葵兩支手鎗殺傷了六七人這事鬧得大了趁着秀才等走脫便一窩風上前將正堂父子繩穿索鄉的捉到府衙知府胡圖瓊正和兩位姨太一個舅老爺在上房打牌一個十六七歲的大丫頭明珠立在一邊替他裝鴉片煙他一面打牌一面還要回轉面龐兒吸煙瞧那明珠亂頭布衣却打扮得潔淨映着一張瓜子相芙蓉色的臉蛋兒着實有點動人胡老爺吸着煙兩隻色眼却賊忒嘻嘻的照着明珠儘笑一口又黃又臭的牙齒全都露了出來惹得上首的二姨太接連發個

●小說管窺　玉衡

目今小說之趨勢。與昔日之交易所出如一轍。今雖風行一時。不久必如雲之消。如煙之散。此非我之誕言。亦非我之蔑視今之小說家。實緣今之小說家名望既淺。才學復疏。所作之小說。更奄奄無生氣。其所以作小說之故。大抵爲賺錢計。爲盜名計耳。一舉而名利兼收。人非聖賢。胡樂不爲。然以數元之代價。而乃爲誨淫誨盜之言。道聽塗說之語。毋亦太不值得乎。

書賈覬夫(雜誌)小說之發達也。購閱小說者之多也。乃亦以小說爲賺錢之唯一利器。不二法門。乘社會醉心小說之日。於是日刊旬刊週刊紛紛出現。或且大登其廣告。亂吹其牛皮。或則自誇曰老牌子。或則自名曰後來居上。甚至有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自有雜誌。小說家已呈汗牛充棟之象。自有此語。小說家之人格。覺墜落畜生道生道矣。」小

二徐書約

區額每字四元「以一方尺爲度過則遞加」

堂幅 八尺十元 六尺八元 五尺六元 四尺四元 三尺以下二元

楹聯 八尺六元 六尺五元 五尺四元 四尺二元 三尺以下一元

屏幅 八尺五元 六尺四元 五尺三元 四尺二元 三尺以下一元

橫幅 整幅與堂幅同 半幅與屏幅同

坑屏 每條二元

册頁 每件二元

楷扇 每面二元 (細楷不書)

書眉 每件二元

名刺 每件二元

「一」篆隸加倍「一」對聯之字數及堂軸掛屏等之行數索者如欲指定潤須加倍「一」壽屏碑誌等書潤另議如有須兼撰述者亦可酌議「一」潤金先付一星期取件「一」外埠函索郵費自給「一」油光劣紙不書「一」磨墨資每元加一元

金石潤例

天嘯 金章每字三元 石章每字一元 「餘不刊」

民國十二年五月 虞山徐枕亞天嘯重訂

收件處上海 交通路中清華書局 各大扇號

雜俎

亡室佘孺人素素行述

蔡竹銘

歲已未六月辛酉。澄海蔡竹銘之妻佘卒於家。竹銘於其死也不勝悲。逮其死後也重有憾。因爲之述。孺人名素清。素素。佘所字也。性婉慧。頗知文。少慕梁孟之風。欲得其人而事之。十六歲歸余。欣然曰。得壻矣。貧何病。雖典盡嫁時衣無吝色。無怨言。能博舅姑歡。待兒女孫有恩。尤不疏棄窮親戚。死之日。內外哀無時。其於爲人。抑可知矣。中歷人事迍邅。爲尊故而受。爲親故而受。一生痛苦。終其身不忍言。而惓念先妣。未或去懷。蓋相深憂患之中。志彌悲。心彌苦。歟。生子較他人遲。數勸置妾。余不允。旋得二男一女。婚嫁旣畢。請於余曰。妾觀夫子。非甘役役者。盡年爲計。余曰噫。卿我知己也。能如是乎。與爾偕隱。未幾。長子喪。余亦緣事歸。孺人悲憂相繼。緣爲七情感傷。越年餘。以病卒。嗚呼。有婦如此。何天之不惠我家也。其病且死。非死於病。死於情。非死於情之所鍾。死於情之所拂。悲乎。此後偕隱。又何人乎。書卒。重其死也。又繫以家。重其因家死也。瑣行不贅述。述其犖犖大者。

○贈梅蘭芳

小瀛壺館主

能迴一笑到名優。畢子痴情款款留。影事百年傳樂部。傷心雙淚落江州。亦爲卿[illegible]眉活。如此男兒粉黛羞。可惜狀頭無我分。梅花辜負笛聲秋。

萬疊情波咽管絃。幾回腸斷李龜年。聽殘玉樹風中曲。夢隔桃花扇底天。粉墨一場豪氣盡。樓臺三面擁神仙。香江本是銷魂地。眞個銷魂燕子箋。

提挈紅兒享盛名。青衫河物欲酬卿。秋風客子蕭騷味。春水桃花旖旎情。未必憐才非我輩。本來絕色是天生。梨園畢竟羞知己。懶向樽前訴不平。

喜網珊瑚照海來。梅郎有遇我非才。難從六代搜金粉。且借雙聲韻玉臺。眼倒能青花亦笑。頭猶未白夢重回。笙歌兩部波千頃。補入情天壁不開。

泣珠集

(二)

※題泣珠生鼓盆遺恨四章用漁洋秋柳韻

南沙筍里胡一塵

環珮難招化鶴魂。滿篇淚史痛黃門。百年鶼鰈浮泡影。一世蚍蜉短夢痕。珊枕風悽愁旅館。玉棺月冷弔荒村。錦囊雲散成詩識。遺恨於今忍細論。

飄零詞客鬢成霜。鴛夢從今冷草塘。影杳釵鈿愁對鏡。塵封針線忍開箱。空花幻蝶憐莊子。落葉哀蟬感漢王。應是悲懷難自遣。抱琴時過酒家坊。

忍看掛壁蛻遺衣。景物河陽已盡非。錦瑟絃僵聲歇絕。玉臺人去影依稀。一家骨肉如星散。百里關山逐夢飛。回憶悲歡離合地。幾多心事總相違。

事到生離已可憐。更堪死別玉成煙。曇花身世雙行淚。香草因緣一寸綿。破鏡重圓悲昔日。玉簫再遇問何年。美人黃土無窮恨。怕過青陵蝶塚邊。

●梅廬腊墨

逸梅

▲漁父　鄉有漁父某。輕竿長繳。春水晚風。宴如也。一日。舉罔得一物。形殊奇異。略類黿鼈。遂蓄之於缸。忽物作人語曰。速送予去。不者。當加禍。某不信。夜聞潺潺聲。少頃。水溢於屋。浸淫臥榻間。數日始退。洎視其缸。則洞然一穴。物已烏有。蓋隨波逝矣。

▲梓人　梓人某。酷嗜杯中物。工作餘暇。輒攜汗血資。買醉於杏花邨店焉。飲必夜歸。郊垌月黑。荒冢風淒。孑行不稍怯。某夕。方獨歸。忽見一女子。纖足迍邅。懇某負之。某察其有異。知爲倀尸。亟返身遁。明日。結侶往飲。歸見如故。迺力負行。達曙。女大呼求釋。不之顧。杲杲出日。遂化焦木。斧之。理現血痕。幾若湘竹之斑斑云。

●詩餘話

友雲

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詩序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于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樂記曰。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而樂器從之。故有心則有詩。有聲則有律。先定其音節。然後製詞。亦依永和聲之意也。今又分詩與樂府作兩科。曰古詩。曰樂府。謂詩之可歌者也。而古樂府以爲詩之流。詞皆就音節以爲名。漢時雅鄭雜用而鄭爲多。魏平荊州。得漢雅樂。古曲音調存者有四。曰鹿鳴騶虞伐檀文王。而李延年之徒。以歌被寵。復改易音節。止存鹿鳴一曲。晉初亦除之。又考漢時短簫鐃歌樂曲。三國所存者。有朱鷺艾如張上之回戰城南將進酒之類。凡二十二曲。晉與又盡改之。獨玄雲釣竿一曲而已。自晉以來。五季新曲頗衆。隋初盡歸清樂。唐景龍後。曲詞猶存。如白雲公莫舞巴渝白苧子夜團扇懊儂莫愁楊板兒烏夜啼玉樹後庭花六十三曲。唐中葉有聲有詞者。三十有七。有聲無詞者。七曲。唐歌曲比前代爲多。其見於今者。十之三四耳。詞盛於唐人。而六代已濫觴矣。梁武帝有江南弄。陳後主有玉樹後庭花。隋煬帝有夜飲朝眠曲。豈獨五代之主。蜀之王衍孟昶。南唐之李璟李煜。吳越之錢俶。以工小調爲能文哉。王衍之月明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眞癡人。李玉簫愛賞之。元人用爲傳奇。孟昶之冰肌玉骨清無汗。東坡復衍足其句。錢俶之金鳳欲飛遭掣搦。情脈脈。行即玉樓雲雨隔。爲藝院嘆賞。惜無全篇。而亦流遞於後矣。

●捧腹談

玉衡

▲前後一樣　某甲看見封面上畫一個美人的後影。他尋思道。背影尙且這般綽約。正面一定可觀。他便轉將過來一看。誰料依舊是個背影。他恨恨的道。原來美人是沒有面孔。前後一樣的。

▲羅克似我　某君贊成羅克而反對卓別麟。或問其故。則曰羅克似我。

▲大千世界　吳江某學究。慕海上繁華。一日束裝來游。宿於其戚串家。偶問其戚滬上何地最好游玩。其戚曰。大新世界。意指大世界新世界也。學究詫曰。奇哉。佛經上的大千世界。(誤新爲千)怎麼會跑到上海來呢。這倒不可不去賞光賞光。

□塵影

小瀛壺館主

天之生我。果無意耶。不應予以聰明。果有意耶。不應靳以爵位。乃不貧不富。不貴不賤。勞勞身世。老我于筆墨生涯。是奚爲也。噫嘻。我知之矣。天以余之誤墮塵球。而若惜之。若憫之。若不輕棄之。使余之一生。有稻粱恩。無犧牲患。所以福我者。不爲不厚。然而少時不知也。壯時不知也。駸駸乎中年。又若知若不盡知也。而今而後。我知天所以待我。不復爲從前種種之我矣。於是乎從前種種之我。遂成一過去之境。而不堪一噱。因憶而述之。以鏡其後。

余家承先世留貽。資產頗厚。祇以力行善事。坐是中落。及余之生。非復疇曩。家之人方事戒殺。相與吃素。五歲即令長齋。白飯青羹。十年領略。似此中已別有因果。生我于積善之門。蒼蒼者不爲無意也。

●集蘇聯選

寅半生著　泣珠生選

獨立十載誰與友。眼高四海空無人。
無數天花隨麈尾。更看橫翠憶蛾眉。
入夜更歌金縷曲。此邦宜着玉堂仙。
有才不用今老矣。到處相逢是偶然。
新詩綺語亦安用。老圃閒談未易欺。
應敵縱橫如急雨。清歡窈渺入行雲。
清風偶與山阿曲。明月不許幽人攀。
莫因老驥思千里。己約扁舟泛五湖。
舊游似夢徒能說。萬事如花不可期。
笑指蜜蜂作檀越。但見野鶴盤浮圖。

梅花簪劇本

(一百五)

李瀛洲

那不是爲你。你不但不肯相認。你反道作張作致。反目成仇。事到如今。你那按院的威風。那裏去了。你就是跪到明年也。是不能見你的。「了環小紅」引吳素娟古裝環佩梳纂正插珠穗長鳳釵旁襯珠排花朵上「引」莫道夫妻情似紙。堪驚憂樂事如棋。「苞白」小姐。愧見你了。「娟」相公且自忍耐。待我與你央求小紅通報。「紅」姐姐們通報一聲。就說吳小姐求見。「荷」候著。往下站。「紅」喝好大調門子「荷梟介」吳小姐求見。「杜冰梅古裝環佩梳纂正插珠穗長鳳釵旁襯珠排花朵上「引」素服淡裝拋蟒玉。數年辛苦爲誰忙。